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二十三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北狄說

王鳴鶴曰我　國家混一區宇定鼎幽燕掃胡塵於漠北設雄鎮於九塞延袤萬里天險是憑斯足以貽億萬年磐石之安乎顧夷狄種類旣繁馴擾匪易或假貢市而肆貪婪之欲或倚富力而逞蹂躪之寃出入聚散不可爲常使諸邊狃於防禦所

謂分兵以守則力益寡而財益匱此今日之大勢然也九邊圖說具載茲篇各舉險阻之要與經理之方先正論之審矣然所賴以擁護　神京者以遼陽為肘腋以宣大為門戶三鎮視諸邊為最重第昔以備口而今則兼以備倭則遼陽視宣大為最重嗚呼為　國家根本慮者其亦按圖而興思也哉

北狄考序

高皇帝承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陣圍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陲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齎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于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鮑繫於掖庭本兵雉經

於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休讓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狎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隳羈靮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　三陵徽祀萬雉幾拆頼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戮難宣力凶逆遁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弑相尋我得寧輯顧其誇詞桀傲使介驕淩稍示包荒治以不治耳天順

時我懷平城之蟄虜邇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捍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弃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塞□□亦漸携貳于是亘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宏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穹廬至璽書勑錫之綺繡縻

以官封苟觽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障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貢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闕庭知我地利闚我兵力晉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繇𢨋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郎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遏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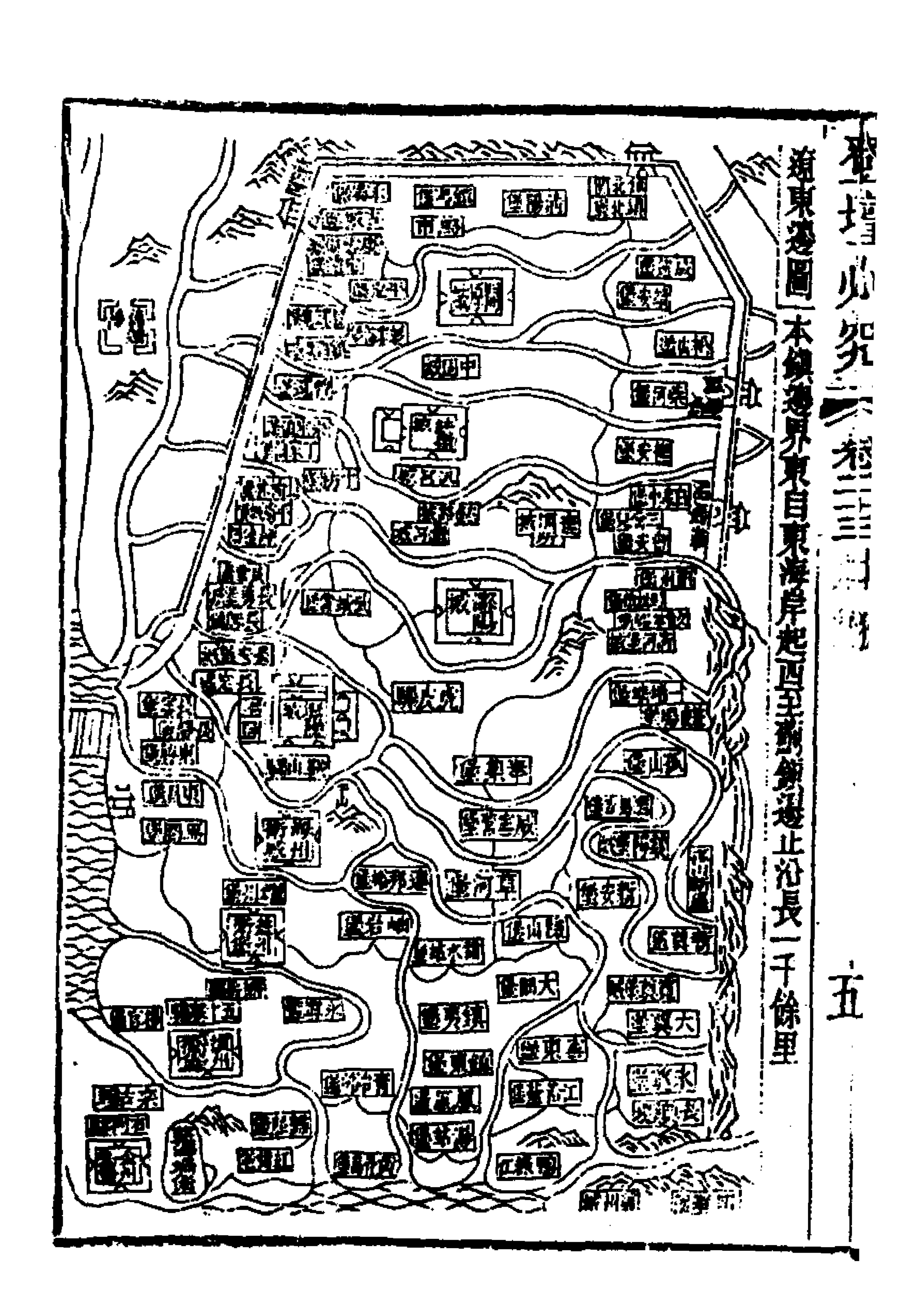
己巳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雁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冐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　今皇帝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變者以爲今日諸虜解讎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雁門經太原

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豈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蹙國於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糾繆巳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

已或曰周宣修行玁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

又曰孰佐重華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申吉有

以哉有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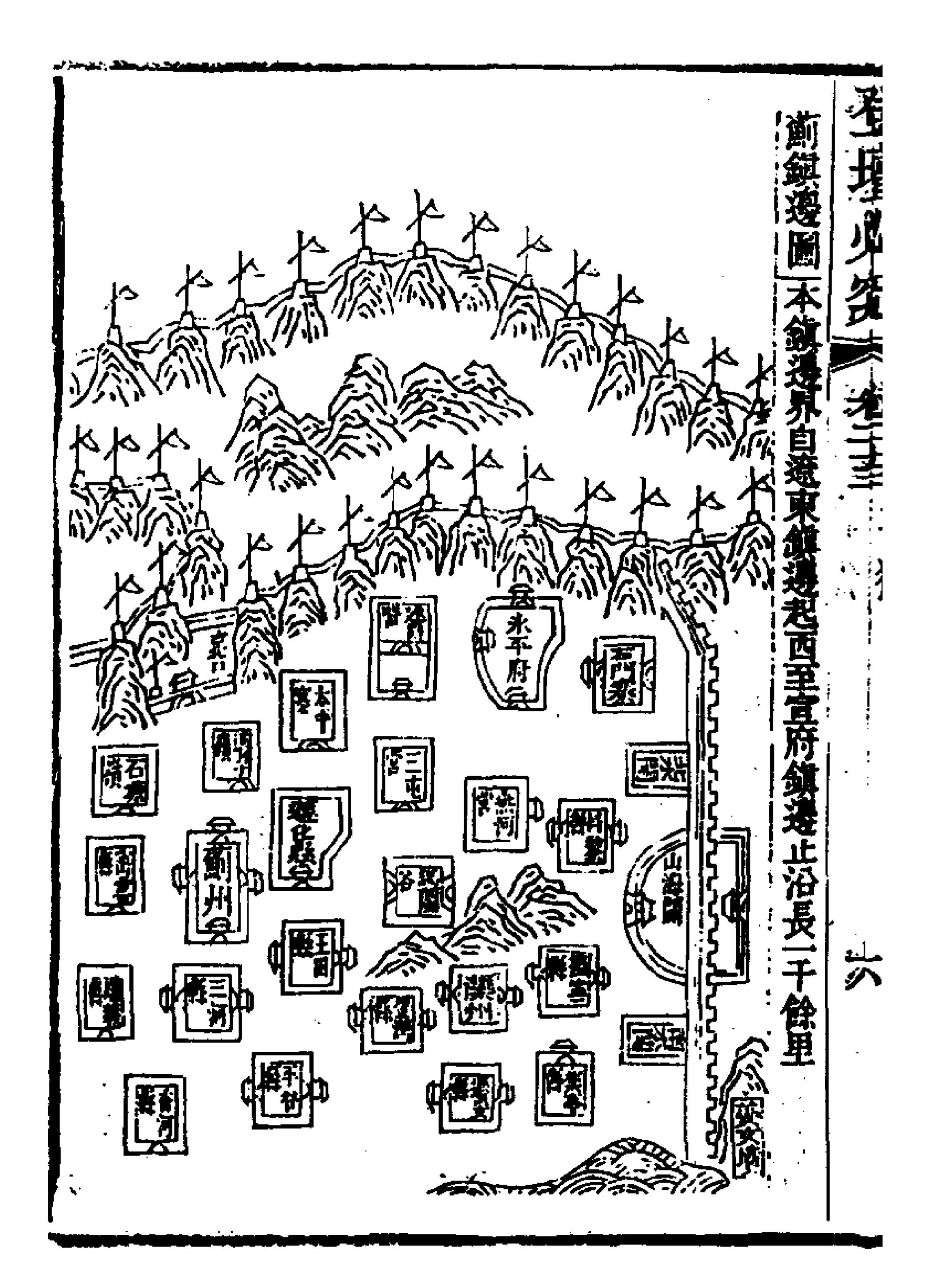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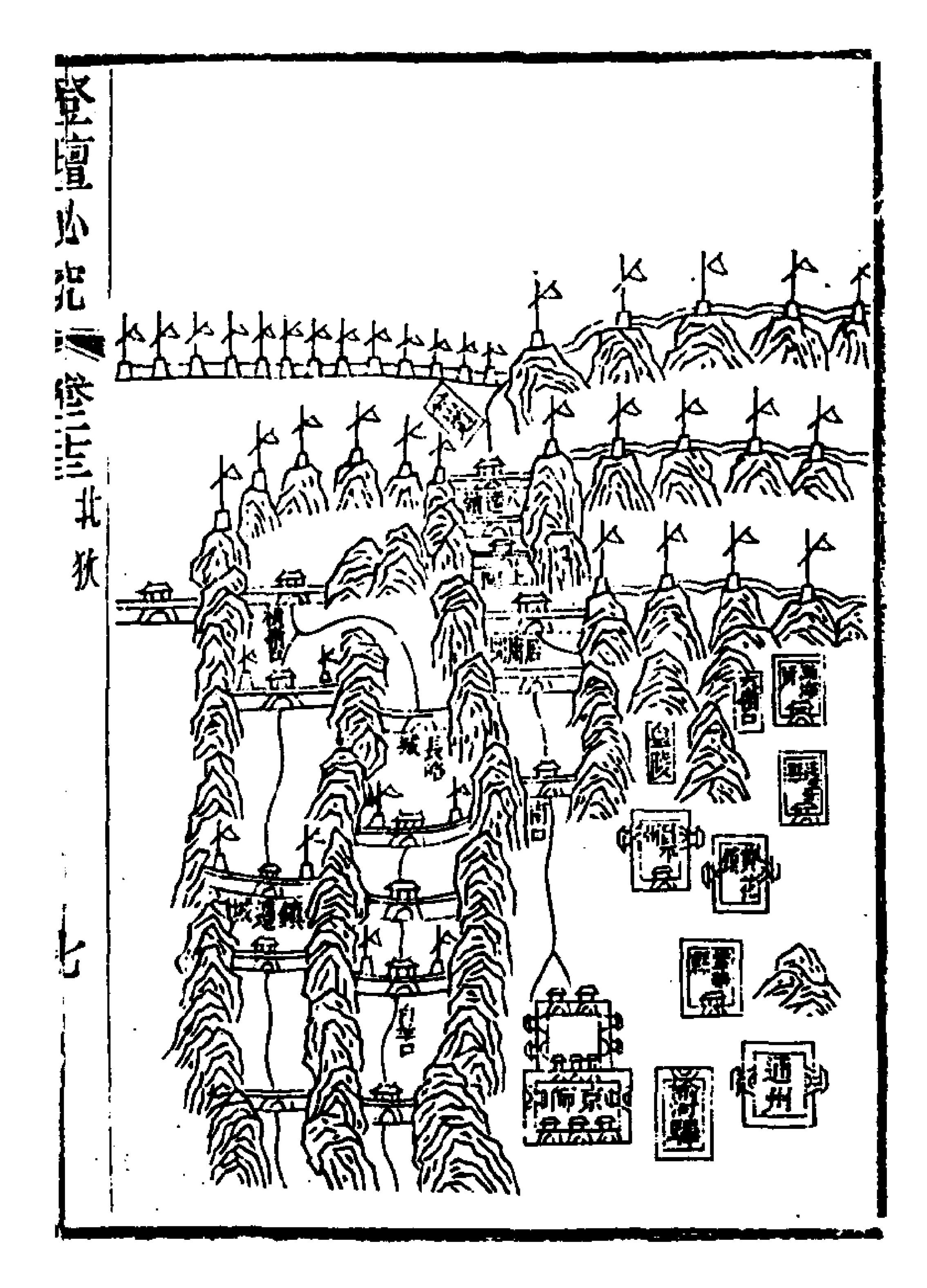
遼東邊圖 本鎮邊界東自東海岸起西至山海關鎮邊止沿長一千餘里



薊鎮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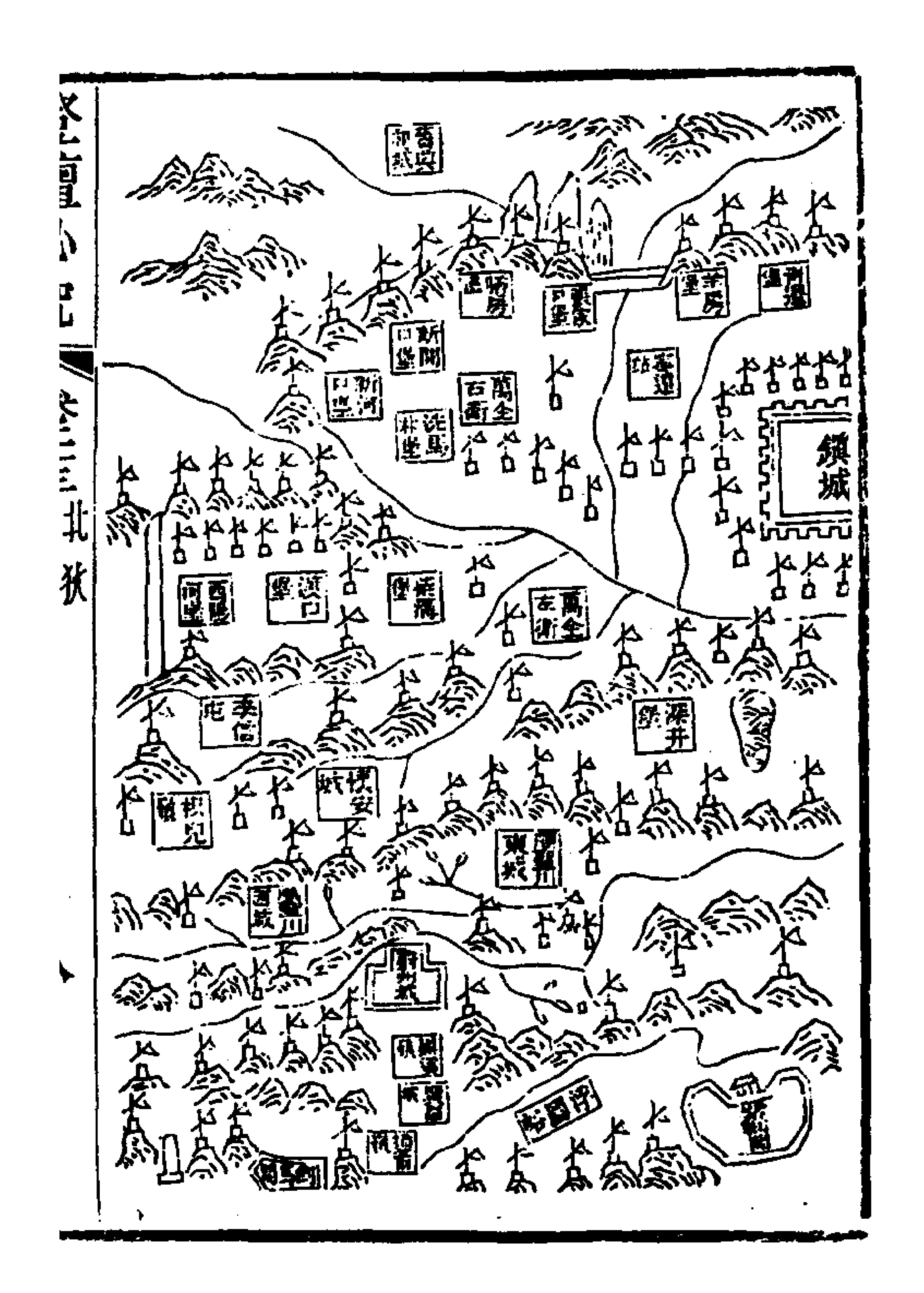
本鎮邊界自遼東鎮邊起西至宣府鎮邊止沿長一千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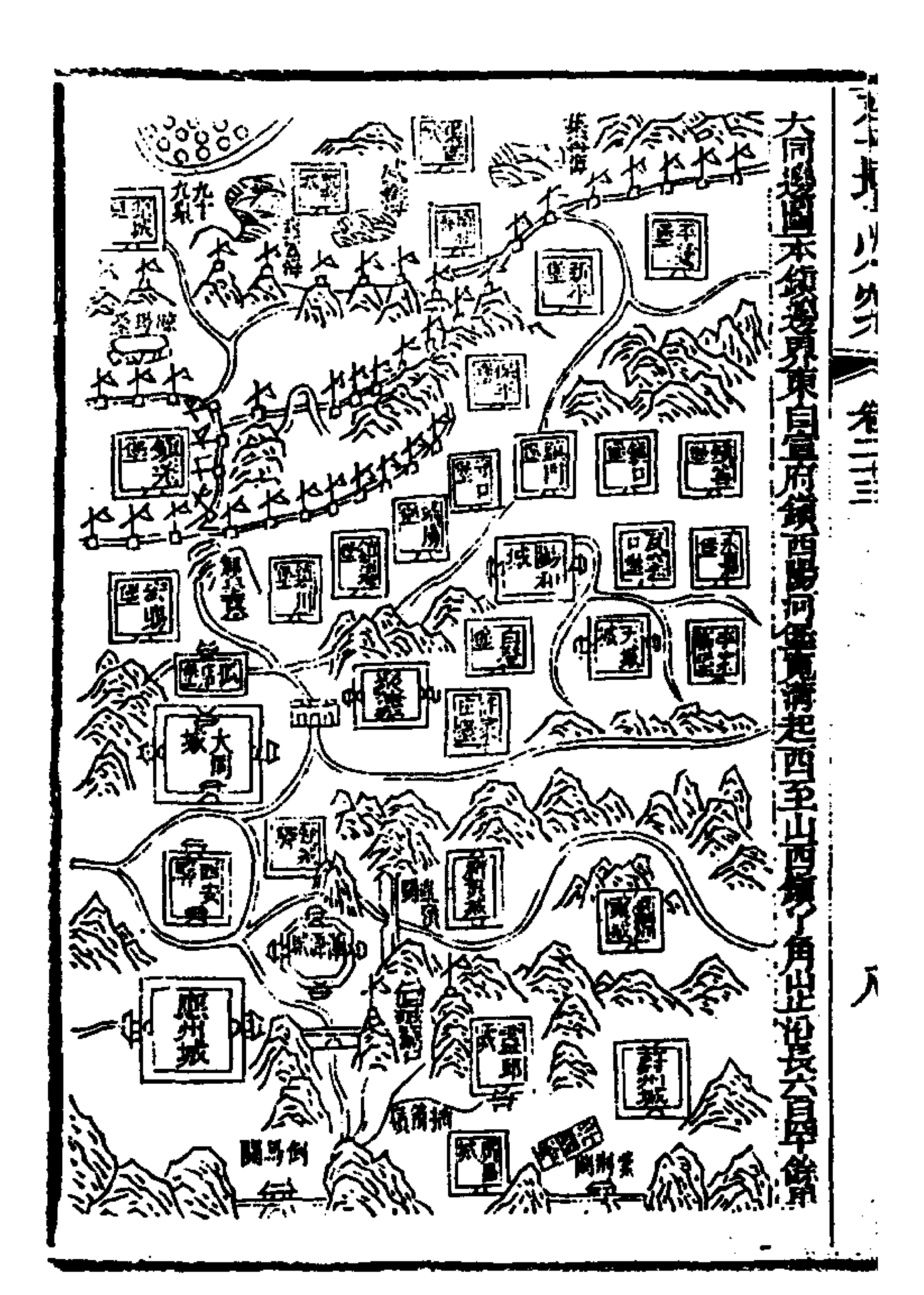

鎮邊城
皇陵
京師
通州

宣府邊圖 本鎮邊界東自薊州黃花鎮起西至大同邊平遠堡止沿長一千二百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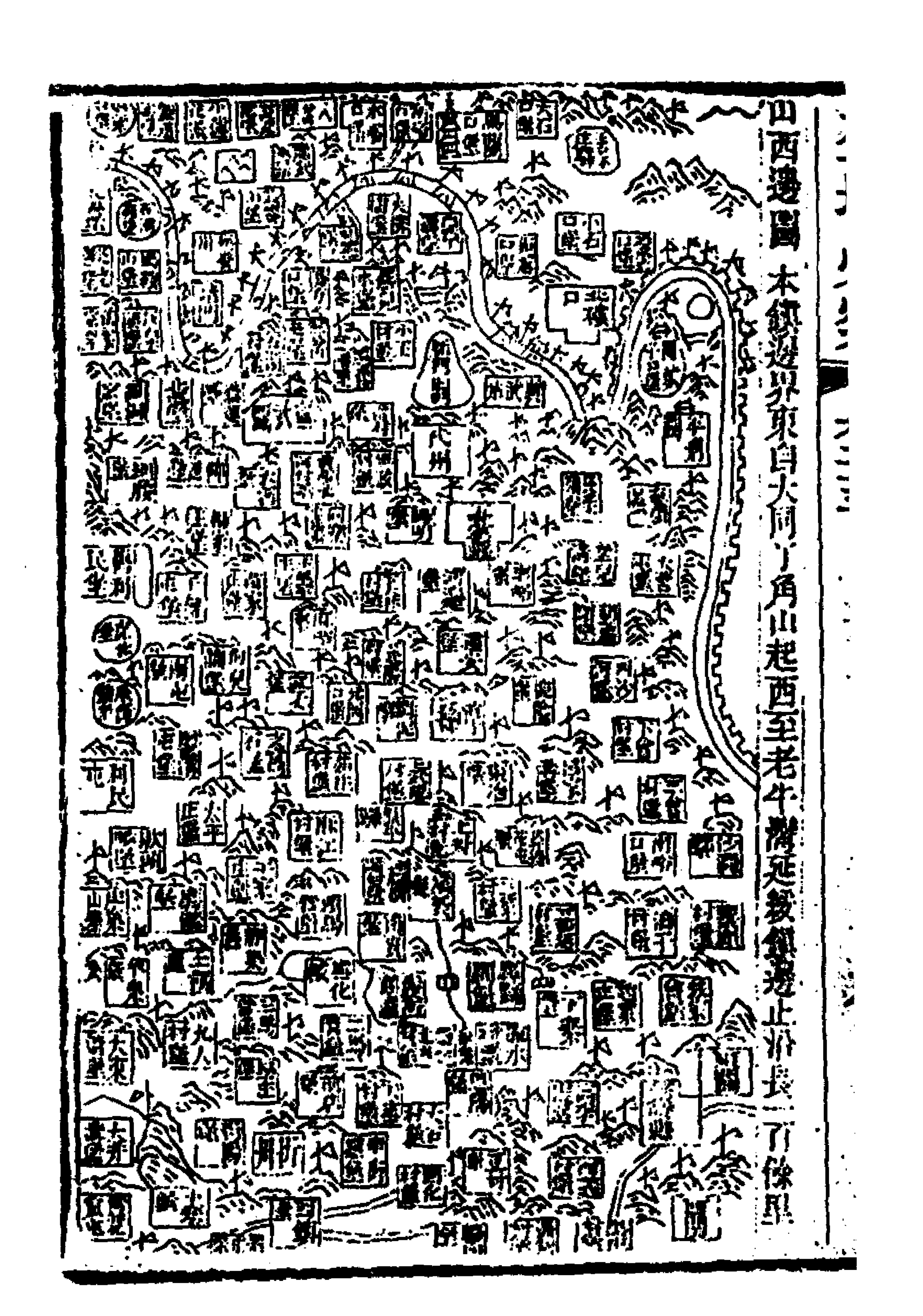

鎮城
萬全右衛
萬全左衛
洗馬林堡
新開口堡
新河口堡
西陽河堡
渡口堡
李信屯
深井堡
膳房堡
張家口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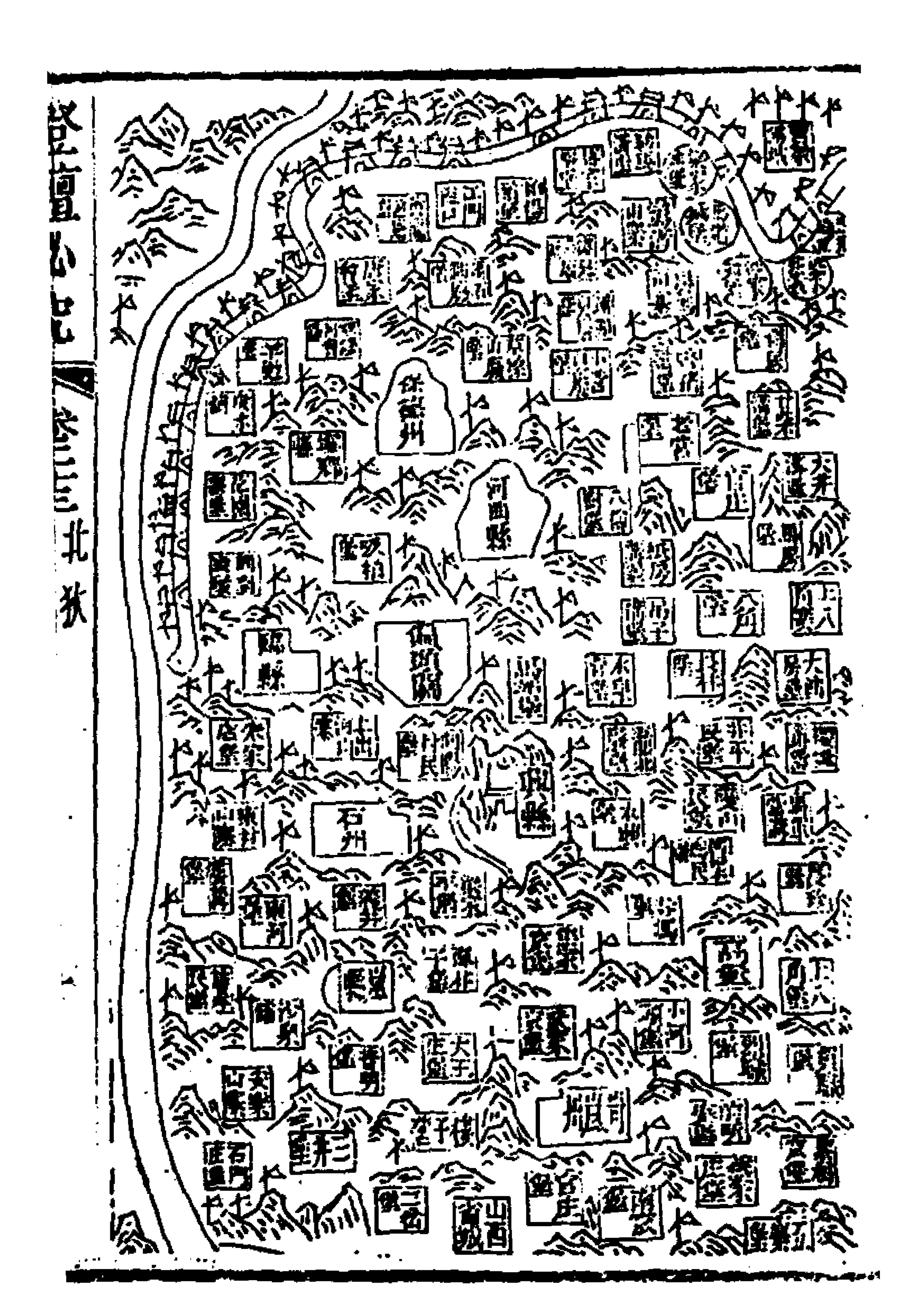
大同邊圖 本鎮邊界東自宣府鎮西陽河堡寬溝起西至山西鎮丫角山止延長六百四十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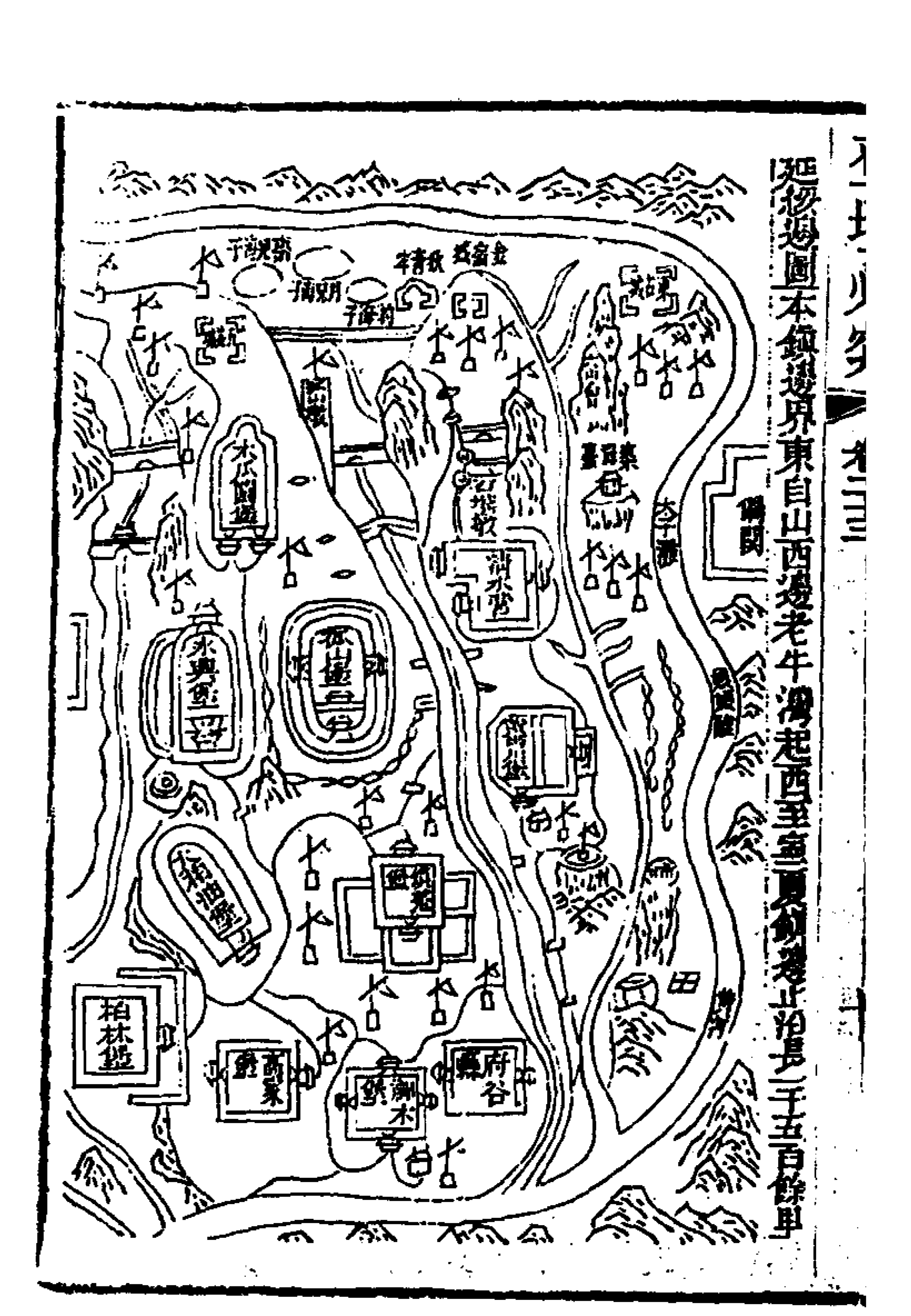
馬邑城
朔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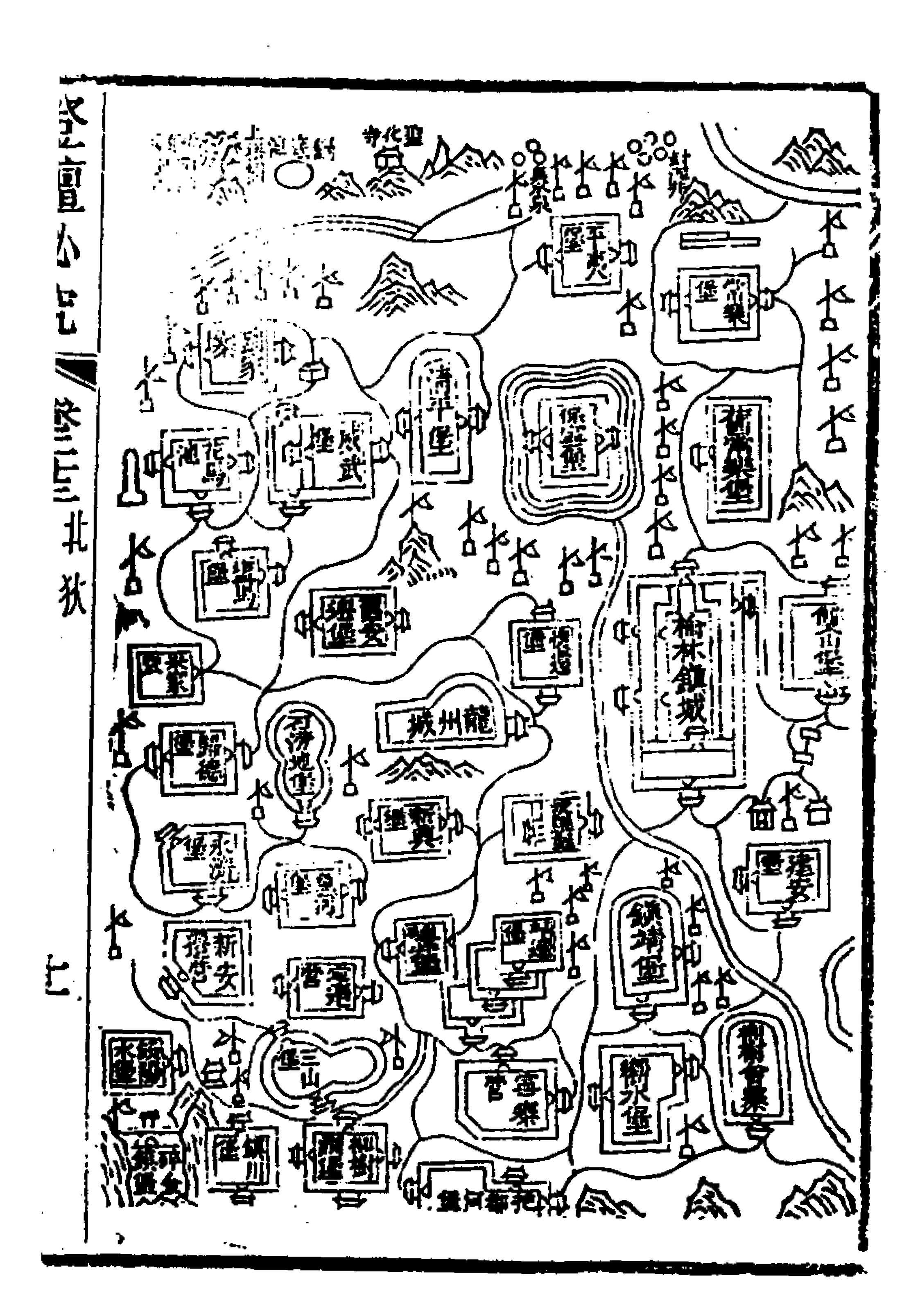

山西邊圖 本鎮邊界東自大同丫角山起西至老牛灣延綏鎮邊止計長一百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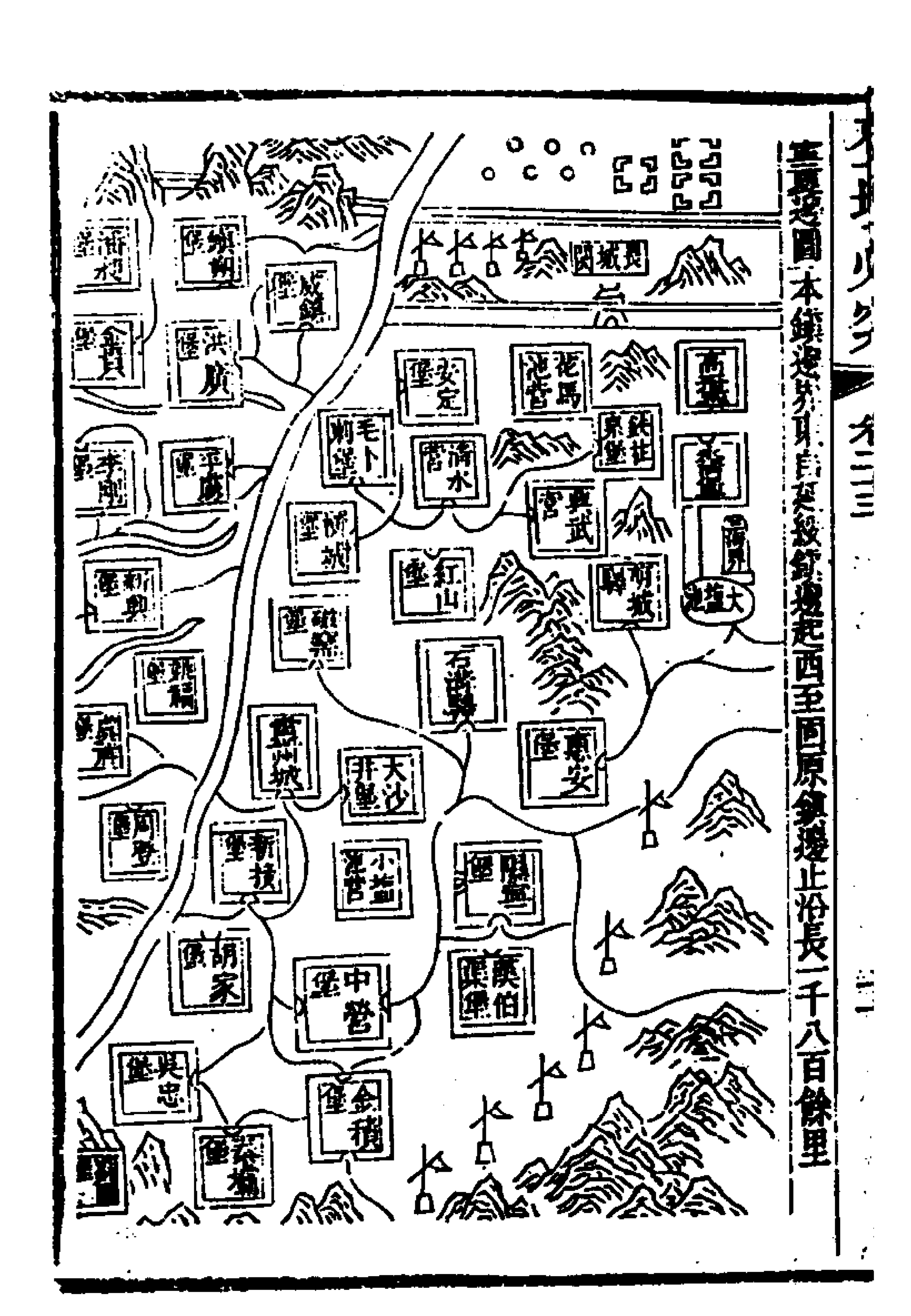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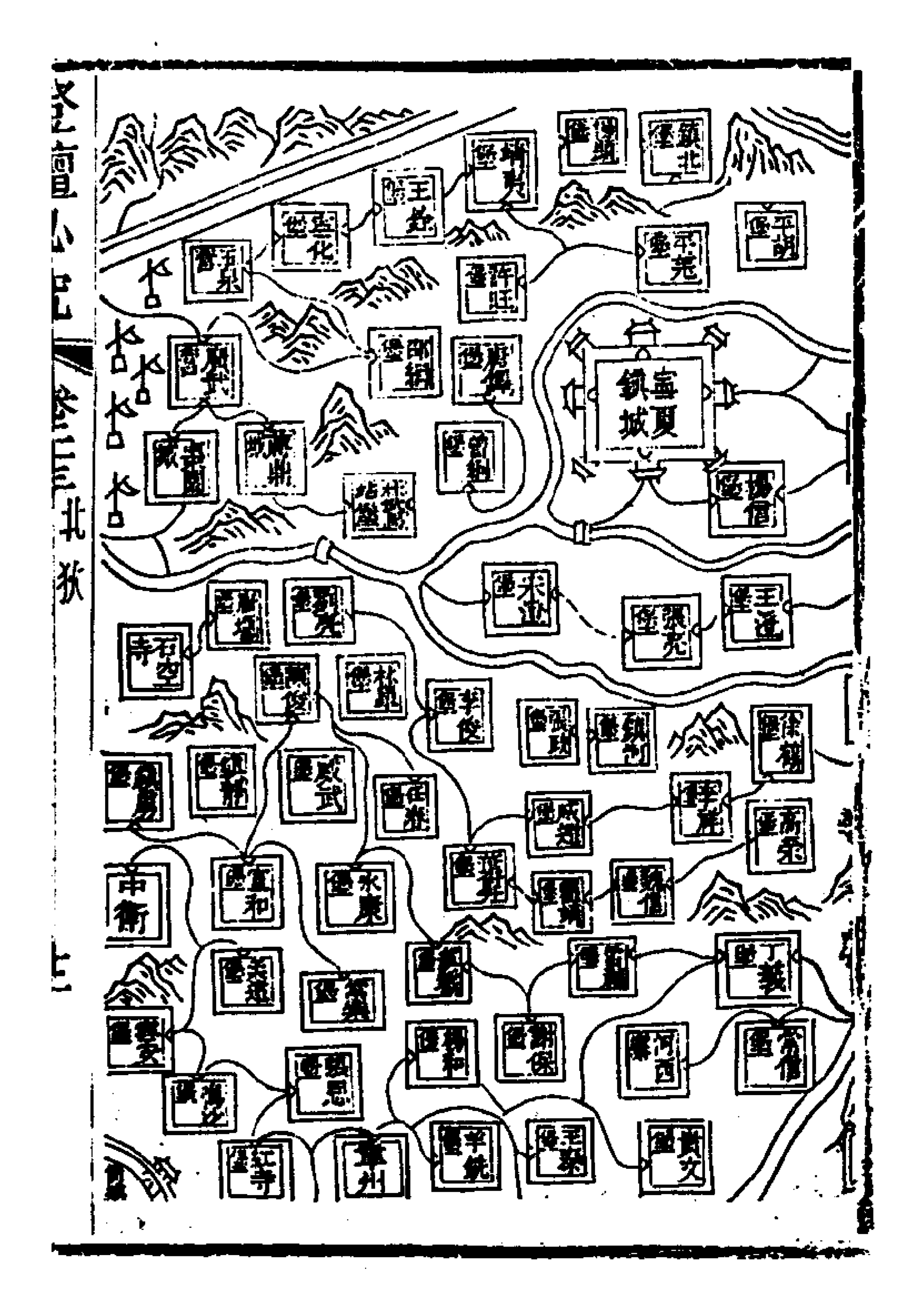
保德州
河曲縣
石州

延綏邊圖 本鎮邊界東自山西邊老牛灣起西至寧夏鎮邊止沿長二千五百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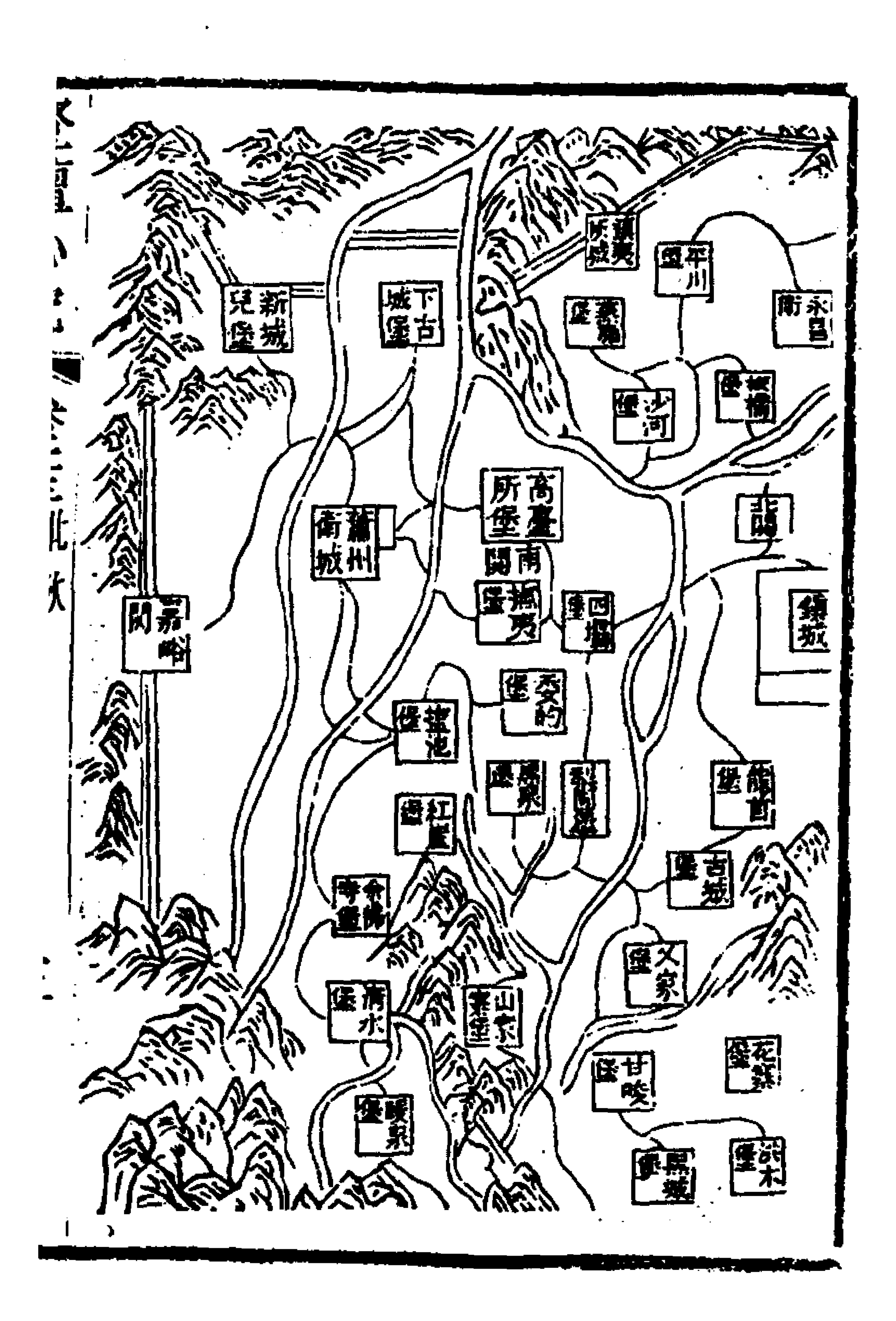



聖化寺
清平堡
威武堡
榆林鎮城
龍州城
鎮靖堡
響水堡
常樂堡
三山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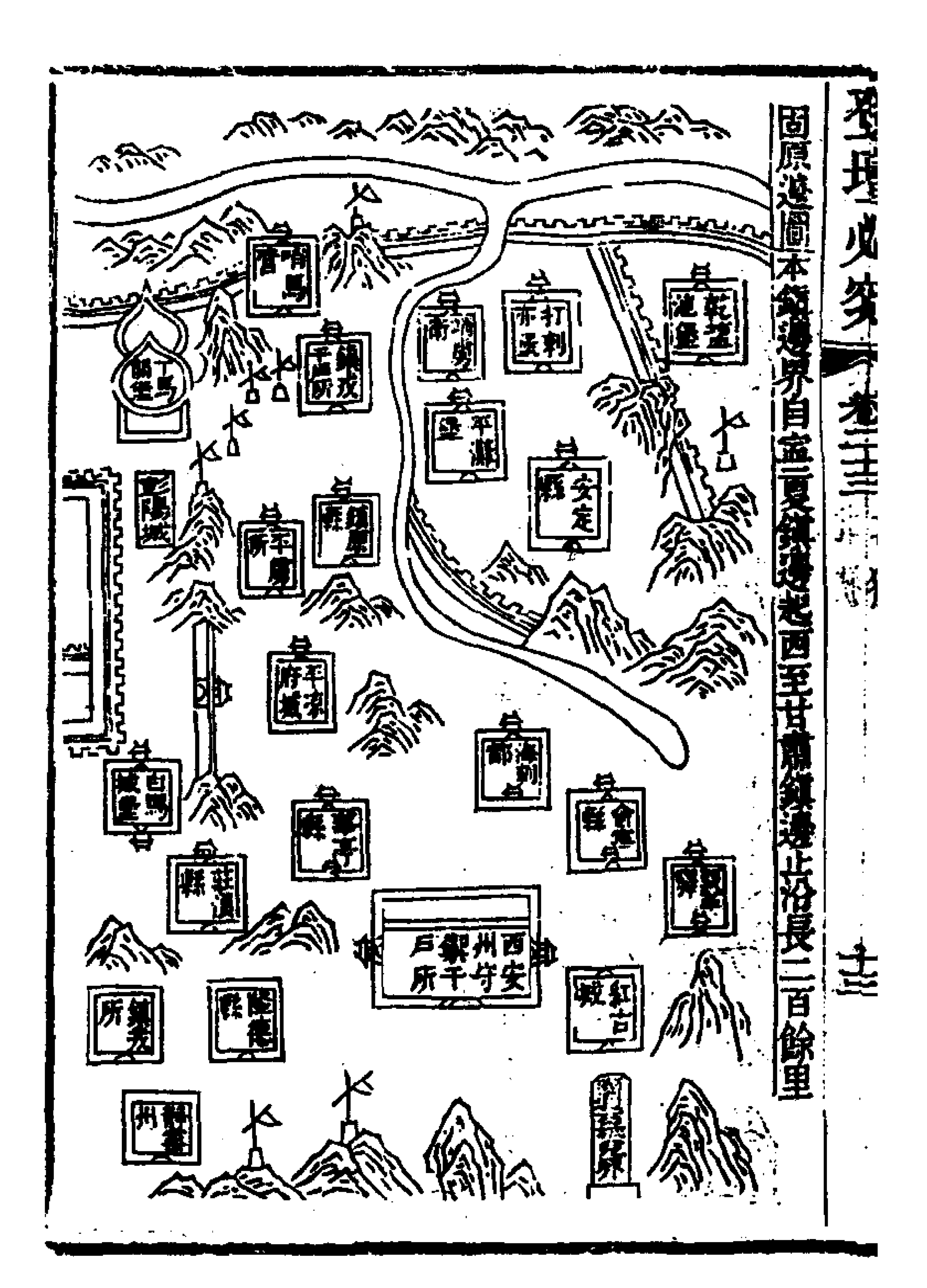

寧夏邊圖 本鎮邊界東自延綏鎮邊起西至固原鎮邊止沿長一千八百餘里
花馬池營
安定堡
清水營
興武營
紅山堡
石溝驛
大沙井堡
小鹽池
中營堡
胡家堡
金積堡
大鹽池
洪廣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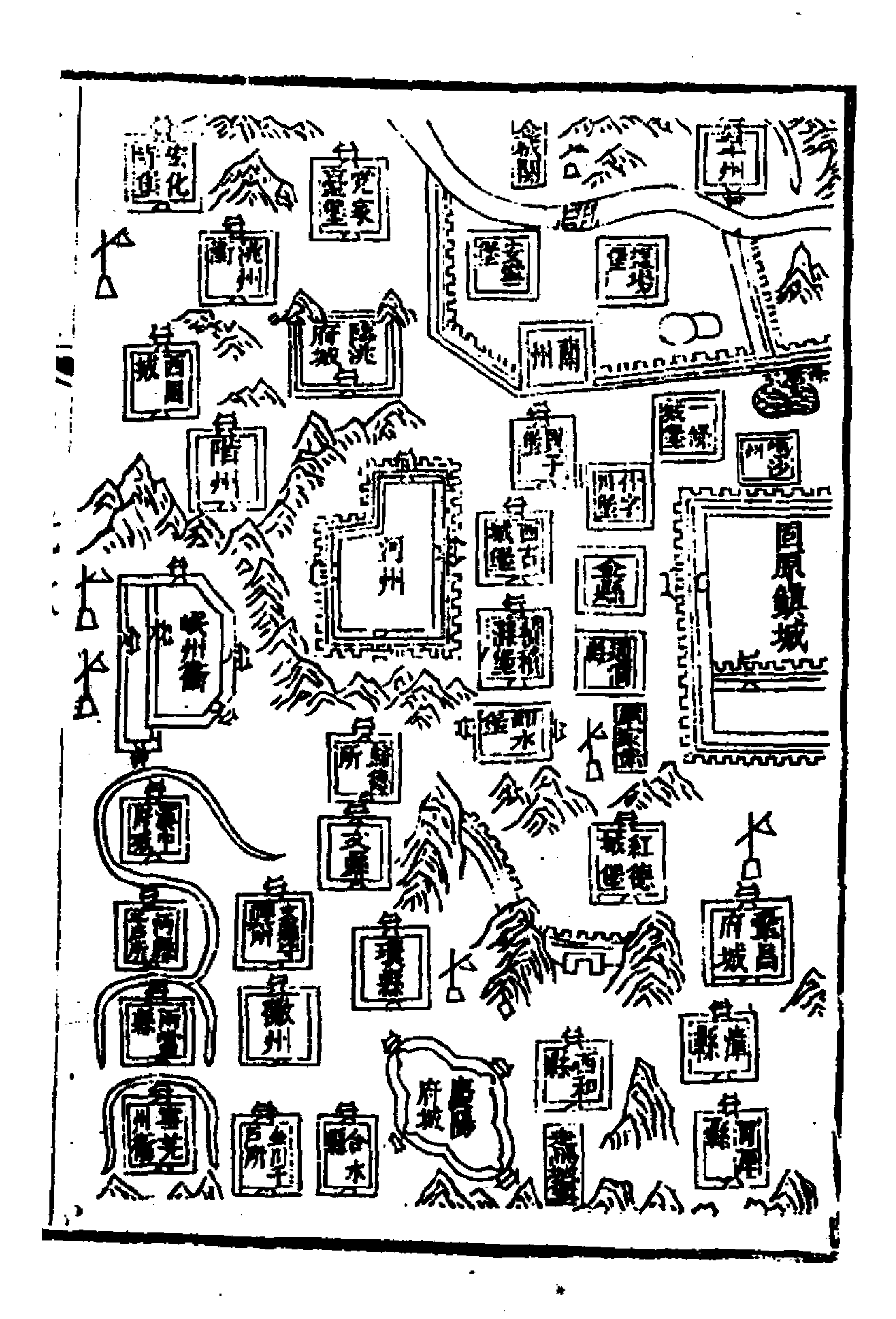

寧夏鎮城
中衛
韋州


甘肅邊圖本鎮邊界東自固原鎮邊起西至本鎮嘉峪關止沿長一千五百餘里
洪水堡
打班站
山丹衛城
三岔堡
碾伯所
甘州
涼州衛城
石峽口堡
東樂堡
莊浪衛城
水泉兒堡
永安堡
暖泉堡
西寧衛城
張義堡
上古浪堡
蘭州城



新城兒堡
下古城堡
鎮夷所城
平川堡
永昌衛
沙河堡
板橋堡
高臺所堡
肅州衛城
南關
嘉峪關
四壩堡
鎮城
鹽池堡
紅崖堡
古城堡
洪水堡
甘峻堡
花寨堡
暖泉堡
黑城堡


固原邊圖
本鎮邊界自寧夏鎮邊起西至甘肅鎮邊止沿長二百餘里
打剌赤
平灘堡
安定縣
彭陽城
平虜所
海剌都
會寧縣
紅古城
西安州守禦千戶所
隆德縣
鎮戎所



安化
洮州衛
西固城
階州
蘭州
河州
岷州衛
固原鎮城
西古城堡
金縣
紅德城堡
鞏昌府城
漳縣
文縣
徽州
西和縣
合水縣
寧羌州衛

九邊圖叙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皋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宏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偏同

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整焉然自大寧求棄都司洪武初設者屯重兵鎮之其地幾出山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迤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又有榆林今在延安府綏德州北境實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虜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口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夫鎮城本為牽連所領各堡地方今有統屬而設令凡各堡精壯士卒盡聚鎮城名曰調操以習攻擊實乃自為備禦之計遂致各堡地方徒以老弱疾病者守之虜寇縱橫無復能為耕牧者矣將帥假撥伏以為奸夫精壯既畢集于鎮城矣又每假撥伏為調辭兵四出以致各堡不得借禦而堡中老弱反受供億驛騷之苦單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犒賞行糧為務攻守撫築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

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得功賞不明而激勸毋爽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臺有邏探有按伏有備禦設將領以總其權分遊擊以備調發董總領以司禦宜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肩此其故何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謀斯雖練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自爲不可勝也以是形人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領安居而嬉遊無方精銳買閑而疲病兼隳不爲不可勝之算而動于勾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情相仍自衛且不遑而況驅之使戰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部分于近邊要害無影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紀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匈奴矣夫墩臺者烽火之緩急也今之邊堠時遲邏嚴哨採本以防範也卻不幸有卒然之虜過而掠之驅而戕殺之則死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其罪厚責成邊而刑辱

之苦倘修焉人見以亂法罪也則舉數臺之人盡探之卒猥而生之堅城之中溝壑之間出入若罔聞知即虜抄掠殺其老弱以遲喪失損傷匿不以聞虛文巧飾扶捏勘報則終焉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諒其情何乃自苦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達下可相循而治也今不簽情以論法而務拘焉惟勘委是聽人且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機非明與決亦徒焉耳乃今冒功有法買功賣功有法其他條格甚備矣而邊人之覬冒失不幸而成功者盼盼焉無所控訴壓職世襲率勢豪縱繞之徒萬一獲紀錄焉而又苦於勘驗之披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需索日益不足已是故恩每濫於乎人而威恆加于下卒此之謂慶賞而失刑矣是故文法不弛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惰之習長而奮振之不立勇敢之不倡自上致之也邊事安得而不廢乎

地方屢失

獿偷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

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爲也其洽蠻倭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爲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狼兵招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死兵不壽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鄙晏然矣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卽遼陽東到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

城一千七十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元季時爲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爲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復設安樂自在二州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自湯站抵開元都□□□□海西野人兀者訥□而□□爲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海夷亦因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爲最自寧前迤東抵開元都兀良哈三衛而朶顏爲最

互市

邇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埸無邇北之患

碩東北諸□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讐備差緩而西

北則俗仍逖北獷獠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

故遼東□倚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

北鄰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地於開元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廣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鎭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

先事中嚴防守不墮俾恩

威益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

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

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宏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太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廼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然亦有識者爲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墾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教

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按遼東往年止防□而萬曆十八九年以來倭陷朝鮮我朝發兵往援由是鴨綠江山海關蘆溝口關元城皆要緊地方矣北□而倭均當備禦以今時事論之此鎮難于諸鎮矣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拱衛京師密邇陵寢比之他邊尤重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

太祖既逐胡元迺即古會州之地設大甯都司營州等衛而封甯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

以爲內邊

神謀遜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遂改封甯王於江西徙大甯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甯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今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迤亘千里山外撒江環繞自然之險也北虜不敢內侵三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失地險矣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朵顏泰甯福餘三衛是也遂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

甯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鬨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焉為寇也宏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絫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勳栅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

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
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
關外閒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
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
橋則浮沙難立爲壍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
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數十
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
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

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叅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

援關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寨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四十四爲衞二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參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寨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山海永平遵化薊州三河以管攝衞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鎮焉後惟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而已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准復如舊制更相防守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後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險戹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

足食明法由突從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宣府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古冀州之域秦爲上谷郡漢以下或爲縣或爲州五代石晉時入金遼爲宣德宣化州元改名宣寧尋爲宣德府尋設于夷狄異域者蓋四百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驅胡元混一天下盡徙其民于關內號其地爲宣府洪武二十六年始置萬全都司于鎮城統衛一十九外分五路東路所統永寧城懷安城慶隆州城保安城南路所統順聖州西城東城蔚州城廣昌城西路所統萬全左右衛懷安洗馬林北路所統獨石馬營赤城雲州龍門衛城長安鎮中路所統葛峪大小白陽常峪青邊趙州六堡成化初增羊房堡俱鎮城耕牧之所設兵戍守五路各設參將一員營堡緊要處各設守備一員以嚴邊防復以强兵統以主將監以內外重臣遂爲

朔方二巨鎮焉其地東據黑山南距紫荊關西據枳兒嶺北據西高山東南距居庸關西南盡順聖川西北跨德勝口距野狐嶺東北據獨石廣四百七十里袤八百六十五里

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和為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

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遷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雖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

開平大路下通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鎭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鎭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叅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誅此則漸不可長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

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宏治中宣府各城粟茭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廒儲蓄瓦礫塲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歇騰槽之勢安得而後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頼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

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極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

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
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
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
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
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
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
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
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
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

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 三關內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紫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邊俱壞虜直抵鎮城况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

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三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二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里爲大邊各增堡進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宏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于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宏賜堡居中復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可復按鎮者當留意焉

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

義也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漑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旣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若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肘腋間實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拔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側在大同正德時三年三貢各邊甯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欵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與彼求請邪夫北虜稱欵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邪河南山西歲運多

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擔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為難守

偏頭寧武雁門自西延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況達官達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驅城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焉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為一邊

外猶內寔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昨無任牧之虜防守尚易宏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繫近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畜往年紫荊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塹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荊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勇積芻糧以豎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

地無警矣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免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

或謂巳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多貲矣

夫魏尙李廣皆守雲中尙給士卒饗宴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屯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裹

毅公巡撫之日裁占役禁掊剋恤謫遣優死傷求舊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成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榆林 延綏二邊在此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

里虜輕騎入掠與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爲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據吭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牆虜多克斥東自淸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衝劇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墩堡勾連橫截河套之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衞額上千戶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官軍輪班戍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守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住劄榆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參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參將一守備

都指揮一復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
征戰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雖他鎮爲最焉
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
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
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
産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
宏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
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
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
之謠兄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

邊留將領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饑孳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旣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卽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逈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卽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

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爲論榆林者急在務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務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

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寺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粮及

內帑至則粮價正踊緇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外史稱[illegible]功夫拒河爲守倘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

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甚不知計所出也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脣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

不毛單將待哺于腹裡生理既難根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患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酋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為中國患今三邊既為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衛于上郡蓋因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

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

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起故魏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繇處則淸水營一帶是其徑矣所隷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與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賊侵犯腹裡必由之路築墻戍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淸王瓊唐龍皆嘗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奥

礬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
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奥無用風雨飄
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
聞宏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
每歲于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即解嚴蓋
氷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
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
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
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

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設添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議建墩堡北虜往牧套內莽前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墻爲主達虜依水草爲界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甜水紅柳榆樹等泉史巴都梁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墻一時水源此不惟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有備之若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

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為通衢遊擊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恐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開易于遡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直無苟免者是以邊臣卹畏地方少事宏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緊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

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啟鎮遠關而城乎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衝則得之矣中衞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辭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内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衞俱安枕矣先年套内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孳牧遍野糧價亦平供内有鹻湯

墻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
賊奔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
各完舊但青沙州八十餘里俱走沙礫石隨風剝
落隨修隨壞工力不堪積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裡
搶掠　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築
横墻二道以固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夫溝
一道豋進東礫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
里總制劉天和塹崖築堤一百八里五分築墻堡
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
其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間外有舊邊墻一道嘉
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墻一道官軍遂棄
外邊不守以致邊內田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
和修復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
隄一道順河直抵横城大邊墻以截套虜自東過
河以入寧夏之路　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
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正量長一十五里
舊每口各有關墻三道今盡圮
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鎭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鎭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漢燉煌郡地也與前四郡皆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

墩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鎭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界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鎭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營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罷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戍飭關具謹烽火通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誰以充國爲法斯得矣木樵即高樓也况兹凋敝之餘非豪桀任事之臣

其孰能為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
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
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畧盡縱今復國豈能
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
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為深入之事
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
今不能奕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為要區今為
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

從之衆已長子孫身事禦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
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綏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
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
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
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
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
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
當綏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

破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綏四也稱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則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于亦不刺者遁北遁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彝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爾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亦刺此

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只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覘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帳何如邪況以虛縻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脧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與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

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撫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任催

徼不更遠乎若以省叅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勅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

嗚呼病于塞而求通傷于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邪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宏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固原所轄則有黑水鎮戎平虜紅古板井彭陽等城西安州海剌都等營環慶則有走馬川青平山城甜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鹽池打

剌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磧磧灘等堡邊處可以通賊宏治十五年兵部議設總制于固原後總制皆住箚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鎮與寧夏為脣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盡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氷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藩籬調兵防守候在氷

東而西鳳翔輩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何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

其人焉耳 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宏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住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奧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門庭有故總督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會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

遼東鎮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

辦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
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
薊州鎮關隘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
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
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
餘石予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
絹折鈔銀二萬兩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匹
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

千五百八十八石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匹綿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匹漕運兌軍本折米共二十四萬石有零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

直隸三關

居庸關隸薊州所轄撞道等口墩寨七十有三城二堡三屬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

米二千六十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餘丁承稔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

東路擋道等口一十三（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共馬步官軍一百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笲等口三十六（俱無住城橫石墻一道）共馬步官軍七百七十員名

百洋口堡（小石城一座）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十匹迤西六墩軍四十名

西路栢峪等口三十七（俱無住石城橫墻一道有鎮邊城一座）共

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一座 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荆關隸保定提督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屬春秋輪班

并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

子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馱鏞馬

八十匹

外一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二共馬步官軍

一千三十七員名

浮圖峪口馬步官軍四十三員名馬八十匹內一

層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共馬步官軍二百
七十三員名
倒馬關隸保定提督所轄周官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
二屬常守備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
名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匹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有六共馬步官軍四百九
十七員名
插箭嶺口常守官軍三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

四十一員名

宣府鎮領衛一十有五屬所六十六城三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四屯粮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二萬九千一百五十三石有零園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有零公務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田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有零草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一束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

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粮料布花銀粮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有零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每匹折銀三錢）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粮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一兩）夏秋稅粮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疋（每疋折銀）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

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
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山西外三關屬堡三十九口十一
鴈門關所轄水峪等堡一十九馬步官軍一萬一千
四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
千五百匹草四月至十月不支草料軍自行放牧十一月至三月每匹每月支草三十
束料九斗
寧武關所轄羊房等堡十一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三
十二員名子粒米二百七石馬六千一百九十九

匹草 同上

偏頭關所轄等堡二十八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七十五匹草 同上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餘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延綏二邊東起黃甫川堡西至三山饒陽界與固原

內邊形勢相接成化間修築榆林等城二十餘堡俱在二城之外皆近邊設險以衛內地

寧夏鎭屬衛二所四營四堡一十有八備禦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匹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有零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有零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十五百餘束

固原鎭屬衛三所四營一堡一十有五馬步官軍二萬八千八百三十員名馬八千六百七十三匹糧料一十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五石折色糧并折草

銀一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兩年例銀五萬兩草三十二萬八千一百三十七束布五萬七千九百零四疋綿花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四斤京運年例銀五萬兩

甘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有零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兩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年例銀四

萬兩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匹屯粮料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零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四百八十八斤毛襖五百六十二領

輯胡名說

王鳴鶴曰是篇始列胡名而後所記載係北虜盛衰顛末與河套事宜最後則我
二祖撻伐之威制馭之術具輯篇中夫北虜之爲中國患自獯鬻玁狁以至於今其來尚矣古帝王以□□□也治之以不治而邊圉牧寧民人樂業迨至季葉古今殊時情態異致漢唐以還皆出下策斯亡論已我
朝籍

二祖之威靈長驅席卷前古罕疇既而邊守弛虞輒肆剽掠已廹于土木陂戍薄於畿輔雄黠橫恣饕心靡厭說者謂衛霍分道而幕南無王庭李牧奮征而代邊鮮燕牧出塞之舉今日所宜亟行□□□□□震之以威則懼而逸示之以怯則驕而聚其然哉昔人云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擐甲荷戈而懷裹革之志者其尚念諸

歷代胡名

一統志云北虜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元曰蒙古　國朝曰韃靼

余評直據綱目左傳百將七書

皇明憲章錄參之時事附以臆說蓋千慮一得之見姑以俟當事者擇焉云爾

東夷

諸葛武侯曰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鬭依山塹

海憑以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修文德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也國朝許入市貢馬羈縻甚善間有釁隙抑□□旋即□□尤得勝算

西戎

諸葛武侯曰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鬬難敗自磧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伺之以內亂則可破矣今臨鞏西寧諸戎雜處附我茶利歲入市馬外捍北虜誠

關隴一大藩籬也近爲虜首侵掠漸失初心甘虜向導恐非國家之利耳惟撫戎拒虜兩利俱存始稱上策

北狄

諸葛武侯曰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漢境勢失則北遁險山飢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爲務未可以道德勝兵戎服漢云不可以戰其畧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鬬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于騎日乃倍之

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趨地形之勢則騎疾于步遲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訓銳士廣營田設烽燧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人不疲而虜自遁矣太史公曰匈奴毋文書以言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

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班固敘匈奴傳曰自漢興以至于今有修文而和親之有用武而克伐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武而臣畜之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

逐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是聖王制御夷蠻之常道也北虜之性

千古譚之如一日然大都制御北虜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最爲確論唐宋而後多出下策獨　國朝戚守撫賞上邁周漢而視唐宋遼甚蓋漢唐和親宋之獻納皆可以和言我朝乘胡有款貢而後有撫賞前給事中劉伯燮疏奏尤邊貢市不得以和字與之執論甚得肯綮乃富鄭公之遺慮也可以光史策矣

北虜

北虜自永樂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旣繁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驟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劄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卽爲萬全覘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來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衆寡之勢殊强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毎一大舉䠞內擄掠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卽懊悔無已是以邊境

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敢驕而吉囊者復跳梁騎射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蔽之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虜情說

國初以至於今虜勢强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癸惟既奔爰猷丹竄

成祖奮三駕之威督台送軍門之䟽虜直脅肩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鎮難繼疆埸出入胡騎數擁馬直與尤血刃屢見虜益浸強焉及夫　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萌火箭之詐屢售威遠肆侮姚信敗謀虜領失機張俊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戎叛人虛實盡諳吉囊俺荅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塞聲

弦鳴雷覘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强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騾馬持木兵者矣何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砦戒備過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摽掠此一變易也然尙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覘我衆殿數百以羈全營紛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輕軼營壘步兵內集內

薄陴阬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

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

鄉必劚窖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掠禾既掠舂米是

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

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男婦女老醜者亦戮丁

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

則取及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

鉄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

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

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鬬砲聲奔見燃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之乃進今乃肩門闘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壞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垂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真保定今則每每聲 京師諸關廂故曰虜之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

今强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爲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撫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雖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撫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與虜知粒食矣將撫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固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于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於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則步而從

我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眞堡四關廂以搔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道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

出塞說

前代之虜癬疥也平城解暈漢將寢兵馬邑敗謀單于出塞唐則都護置于虜庭君長雜于宿衛不大為我醫也而我　朝取天下于胡元建都邑于涿鹿妥懽之竄未至輿尸愛猷之奔僅延喘息不有以懲之

則故穴之念生南牧之志決矣故徐中山李岐陽皆曰王保保必圖之歟而我　成祖之北伐也兵連禍而不休將犂捷而不止誠先天下之計爲萬世慮其急也永樂以後虜勢寖微暨風北遁魯台之欵纔至脫脫之貢恒陳其時蓋凜凜乎日虞我師之至矣出塞難事也封狼居胥偉功也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蜂蠆有毒無微可忽幣重言甘幕遠畜北此衛青李靖之所不敢任而李陵廣利之所以敗也宣德以後絕策窮征罷兵保境于計得矣而近日醜虜之生養愈

繁塞口之茶芽日甚控弦鳴鏑恣意南馳蓋自虜嶺之役之後以鎮兵為不能戰太原之掠之後以雁門為不足險永樂北伐之後至今百五十餘年以中國為不復有出塞之師也故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被野夜不關覘而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焉其繼也精騎入寇老弱不徙空幕野宿罔事偵邏而我邊將出塞刼營者有焉今虜盜馬矣夜關覘矣虜刼營矣入寇必徙避其老弱即有不徙必設伏以待矣而獨于出塞之師則未備也何者人情安于近常

虜計昧于未兆也夫出塞與搗營異也虜舉國入寇
或他方肆殺空幕近塞邊將以兵撲之謂之搗營虜
冬夏廬居散出孳牧不虞我至我師分數道剿之謂
之出塞搗營雖有殺獲老弱駝馬而已虜不大損也
出塞稍遠道里所殺皆其精銳虜所至戚也又搗營
數舉矣遇有設伏當覆我師近日呂賜李家莊之禍
是也出塞百五十年不舉矣迅雷之下不及掩耳唐
李靖白道之功是也而可並論之哉故曰我
朝之事勢與前代異近日之事勢與往日異也嗟夫

磧北苦寒水草所鮮虜資畜擾駐幕恒南又其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瘠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馬盡死中國馬不耐寒又閉鼻不能以鼻入雪囓草根也虜馬亦甚瘠雖囓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春二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之際馬囓雪瘠甚僅活之時分數驍將十道並出每道撥三千騎人持五日之糧約出不二百里豫諳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反步營步營不數里即倚塞下慮我馬之不壯

也則初春以備秋為名調集邊邑而食之粟慮虜營
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貢為名分遣間諜而覘其起
止靈旗所指各有地力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
嘻遨畜牧逃散一聞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覓馬
馬乏束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救援不能
為謀車營在後虜追擊不能為患此所謂養之千百
年而殲之于一旦蘇之于累歲而縮之于中宵也大
慘之後虜勢斯虧數警之餘王庭遂遠漢所謂孕重
墮殰罷極苦之唐所謂通圻墢千八百里可復見也

或謂結怨于虜則讐我愈深噫此懦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不在于金繒和親之日而在于衛霍分道之餘瓊崖之廹不在于韓岳恢復之時而在於史賈南竄之後是有明證也　國制以出塞為生事撲殺為起釁者謂往年虜衰我勝之時慮邊將貪徼功以絕貢好忽小敵而損軍威耳今虜勢已成虜情已驁數歲犯塞荼毒我人民震搖我畿輔憂勤我

聖天子至旰食矣志士裹馬革健兒不旋踵之秋也

而可拘于舊文哉是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一壯士易彼一壯士不憚損而不爲也難得者機易集者貨以百縑易一虜首不憚費而不爲也畜謀百年成功一旦累歳伺間以規出塞不憚緩而不爲也而顧以生事啓釁沮軍乎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終以和誤國由宋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戰則不和宋人不以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久也啓釁　國制所禁也而今以起釁失機亦由令人不知虜情耳我起釁則可已釁我不起釁則恒釁

今人不以起釁求巳釁而以不起釁求巳釁故釁卒不可巳也或曰刼營盜馬何如曰此出塞之末技也有善刼者刼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幕空幕必有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懼其墮誘中也有善盜者盜之可矣今虜雖數闕視然亦不能遍周而邊將顧厲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

北虜始末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

謚曰惠宗而

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皇

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

太子買的禮八剌降其眾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

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平

章驢兒右丞賀宗哲咸會焉兵稍稍振立凡十一年

而殂謚曰昭宗又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七年而

丞相納哈出以別部二十萬眾降於　明又二年營

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襲擊大破之降

其衆十萬益王走至也速迭兒遇害五傳坤迭木兒
咸未幾而弑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
裔也衆不附復弑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
帝後本雅失里爲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强臣猛哥
帖木兒據瓦剌死衆分爲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
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貂褻駿馬珍
異仍請封　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
禿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
里兒殺

上大怒　勑淇國公邱福等討之而本雅失里已為
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臚朐河矣邱福恃衆不為
備全軍十萬騎皆没明年
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
魯台自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　詔撫納君臣始
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
魯台上疏請為故主復讎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為和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
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掃境大戰

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會以下來朝會 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十三年尾刺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討之大殺胡元阿魯台遁降其異部大會也先土干等數千人還（封阿魯台則尾刺叛封脫歡則阿魯台叛亦其勢然也）

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不見虜還崩于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併有太平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

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
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沙漠北哈喇嗔等部俱服屬焉
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强盛自稱爲太師屢犯
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踵
上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沒中
人振中人振者太監王振也挾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等五萬騎爲前
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　上於土木全師
俱覆　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潰紫荆而入躪

躡者蹤跡之也躡輔直前犯京師伺書于謙武靖伯石亨欒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殲于楊洪軍而會中國已立郕王為帝也先失所挾平章伯顏帖木兒從臾之從臾音總勇勸之也亦作縱臾漢書衡山王傳云日夜縱臾復奉上歸景泰中　上數使使賂遺也先又逼百花王以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脫不花弑之致書上自稱大元田盛吾學編云田盛猶華言天聖也大可汗荅詔稱為瓦剌王荅詔者荅也先之詔也

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布北邊其在西者為大虜犯

陝西諸鎭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莫可得而考矣至洪治中虜酋火篩大舉寇大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鋭爲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邊坐逗遛徵免虜勢益盛踏氷過黃河住牧卧　命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逵右都御史史琳合京邊兵十萬布韋州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卽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主諸部嘗怒其丞相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

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來幾復稱藩于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帶珍寶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陰遣小王子入援蹊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次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抄而小王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稀發吉囊有子十八人人萬騎俺答亦十餘萬騎而前後

掠中國人埒之（埒者等也同也音劣埒之者謂所掠中國人亦有十餘萬也）小王子雖號稱爲君長不相攝別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不能別死生者謂視死如生不能分別死生也）衆少於二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音邀義同）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雖內顧得併力寇我巳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虜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鹵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强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

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皐為總督庚戌夏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計為餌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悉殲焉事聞逮宗皐等治罰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遽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謀者云方脯羊馬肉鍛鍬钁傳箭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遣以不時至而京兵

市人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爲常八月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砲矢石從上下却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别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俄而犯京城游騎掠通州三河

上大驚大司馬束手無策唯有杜門守而已旬月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兵悉至　詔拜咸

寧侯爲大將軍護諸將軍凡十餘萬騎虜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稇（苦頑反）載巨萬（國語云稇載而歸稇束也）徐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爲政始議開馬市以中虜欲而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蒞之俺答與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小爲寇如恒時久之咸寧侯死事露虜復闌遁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

般倘質犯諸邊叉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
使上谷所詢問梗槩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
餘騎子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二萬騎其精兵七八千
騎庶弟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老
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妻各予一人予萬騎
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
鎧長刀大鏃望之若氷雪然咸一當百者然不輕與
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宜大之間虜錯而耕牧如棊
布也三城返外障焉唯有降人邱富者日夜教之火

食屋居也然俺答竟不敢屋居也其衆亦畏暑有剽志而無據心卽欲之宣大豈我有哉

河套

五年十月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鎭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

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　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剏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揚三衛官軍分成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虜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道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國朝驅逐胡元虜遁河外居于漠北我雖未依河爲界光復中原舊物而延綏尚賴無事正統以後

漫失其險忠臣亟欲收套葉文莊公乃曰河套沙深土淺霜早春遲不宜耕牧不知秦周漢唐豈借食于他方哉惟地方袤廣二千餘里論者謂非十萬之師不守信然

復河套議

王錫爵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興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始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

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拒險扼胡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虜庭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洪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攻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卧薪嘗胆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

亦有志斯舉而奮卒未復鎮則空設閼緊無閒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罔畧于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邪然洪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掇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氷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强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蓋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

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　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强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强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巾

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我　國家拯天下于胡元　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卽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頗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

業也非一役覩　二祖之時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人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犄薄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刻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

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然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骨屬

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向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區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嬰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從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

乃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强旣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盻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

蓋議者見近時擣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擣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向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難關敗虞陷没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卒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沿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

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宴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氷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

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邊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得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給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根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深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

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膺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奪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已百勝之道也夫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

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瘠瘵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臣所不解者也

懲胡論

袁袠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遭宋祚將頹金籙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獎其兇盜據神鼎氊裘之長儼然宸極北極幽陵南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服自開創以來獯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

其故詩書壞而禮樂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麀之穢扇乎宮帷簒弑之禍爭乎骨肉三綱既絕四維攸斁由是大盜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並起而亡胡于時據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弑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與項相去幾何我　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江河之旅攬伯王之略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鴻業內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爪牙川至貔貅以來王宋

之英虛受以納陶劉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

以崇李湯之任羣策畢屆百戰咸克算無遺規動無

失慮彭蠡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兇受馘蹕黃

帝之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

三靈效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劇寇如燎毛掃

堅墉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醜遠遁龍

荒千古之兇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烈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我　太祖者也天下既定厭苦兵革雖肅清

沙漠歲以為常猶未能窮追遐討使王庭絕于幕南

國歟寔于故穴也我　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婁敬之議讀念留侯之遺策以為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長久之至計也　睿畏天啟秘畧神授爰即幽并以為鼎宅左控遼海後枕醫閭三關虎踞九邊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連年北討志滅裔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于燕然築京觀於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躬擐介冑蒙犯霜露離法宮之深密

而驕驁乎不毛之地如我　文皇者也其爲子孫計
萬世之深遠也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已巳
之秋土木之禍至今寒心尤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
喪君有君廟算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於外
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　皇輿於紫闥正
帝坐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饒之藪遂
棄爲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以來火篩小王
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肅疲于奔命朝廷旰
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

萬長驅深入蹂踐疆場殘毁城堡烽火通于秦渭羽書飛乎京畿挫衂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債帥成風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兆修屯田廢而徒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殳日不一飽寒冬栗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胆褫魄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生痛哭之秋江統憂患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自夫金元肇禍虜志叵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

我嘗據有之矣蓋未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
然後知　文皇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
講也

長城議　　邱濬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
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巳於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
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
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

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

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鉄順形勢之便築爲邊墻以抗□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逺成而廣擾耳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爲也

今人類知秦築長城而不知秦之前已有之類知長城作怨而不知所以限華夷拒北人亦不可廢也此等議論非文莊公之博學偉識孰能有此

楊璟誘虜降克清江

洪武元年六月癸丑楊璟等克清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清江險要以絕其聲援至是璟與

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環遣指揮邱廣攻奪其水隘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攻之竝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戸皮彥高環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環營約降漏下二鼓觀縋城出見環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狀環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爲識約四鼓從齊賢門入至期環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環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

峒

與虜對壘擒獲酋長切戒亟殺須先譯審虜中虛實或陰賄其虜俾為我內應如楊璟得張榮裴觀備知僞積空虛約以城降仍給百皮帽百餘為記眞得勢險節短之法

大將軍徐達乘虛取太原

是年十二月丁卯期故元擴廓帖木兒據太原率兵出鴈門關徐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覦北平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擣虛也遂率兵徑進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

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壘擴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夜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馳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遂走甘肅

虜酋掃國出兵空其巢穴我兵乘其不備搗其虛更遣精兵夜襲其營遂走胡將而降服其衆不亦偉乎

指揮于光赴援以死保蘭州

二年十二月壬戌朔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死之王保保偵知徐達南還悉兵至蘭州城下圍城數里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

蘭州被圍援兵不至勢甚岌岌矣于光被執臨城大呼曰大軍將至使城中聞言堅守竟殺其身壯哉

徐達斬將校退虜

三年四月徐達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刼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慄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保保

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

虜襲我營裨將不守大將軍不立斬將校以狥何能作士卒之氣

大將軍徐達不斬胡德濟

是年是月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

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綏其軍法是用遣使馳單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衛青以肺腑尊寵奉詔自擅專誅于境外北蘇建解縛復責大將軍至尊重不招選擇賢青謝欲以魏其武安爲戒不敢据士徐中山此舉誠閫外大將一幸茲云

詔元將納哈出無擾遼陽

四年六月遼東衛遣人來言元將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納哈出

日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
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
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
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
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兵甲非不衆城郭非
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郡盜徧于中原稱名僭號者
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眞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
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
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

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旗旌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覺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

元將納哈出既俘我　太祖復鐵北歸及據金山
擾遼陽再遣官齎書往諭不遽加兵竟致伏降
詔不受高麗降人
是年閏五月　勑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曰奏至知
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
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尙詐其性多頑兇人情莫不
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
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
小哉待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
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生小隙

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且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高麗與東夷接境鴨綠西南悉中原地也一受來降至者後踵倘與東夷搆隙漸起爭端所關非細聖祖之慮遠矣

馬雲葉旺蓋州之捷

洪武八年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

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韋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旂河遁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于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沿河疊氷爲墻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瞟然如城藏釘板于沙中設陷馬穽于平地

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諭以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鵰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瞟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亦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瞟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許守邊諸將屯田

十八年二月國子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爲患若欲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陛下欲爲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寇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數人每

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

輔臣王公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與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轉輸一石可當二十石 國家二百年來邊民安養年久生齒日繁屯田之外更有墾納科糧者尤爲接餉不貲第漢時屯田專實塞下屯租既輸不復征役蓋邊民富饒軍儲可給乃長慮也近來荒地未墾先朝官田坐名催徵旋成曠土甚至單丁終歲勤動豐歉不常抵折軍糧半屬畫餅尤爲無謂

英宗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最有深意

元將納哈出受降

二十年六月馮勝駐師金山東北遣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其玉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將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决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陽爲納欵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

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常茂在座其麾下有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衆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

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是年閏六月濮英殿
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
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懈
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
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
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
事至是沒于虜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諡忠襄大將軍馮勝捷奏至
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

納哈出既納降後中海欲裁馬脫去常茂斬傷其臂竟率衆西行與霍去病斬渾邪王亡卒何異但霍去病斬亡卒而降約遂定常茂斬納哈出致驚餘衆遂殺濮英所以爲短耳納哈出既受海西侯之後遼左邊境安然至今海西夷人貢馬入市不鈌未必非常茂一擊之力

置三衛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古山戎也歷代爲渾莫奚爲奚契丹時大軍征敗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爲外藩　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

餘以其會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

勅諭三衛屬夷

永樂九年十二月遣指揮木答哈阿往齎勅諭福餘朶顔泰寧三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朶顔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年生聚蕃息朝廷于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

苦列兒等約云市馬實行竊何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姑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福餘朶顏泰寧三衛夷人悉兀良哈之遺種國朝二祖撫綏爲藩遼屏蔽永樂中已漸失歸附初意歲有剽掠近年猶持舊日符券入市索賞面順背逆恐將來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豈治世者每抱憂慮焉

不許阿魯與吐蕃諸部合款

是年閏十二月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吐蕃諸部

屬其約束　上以問待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畢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徒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安遠侯柳升等破虜

十二年六月虜寇答里巴馬哈水大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

數十級餘衆敗走 上還帳中皇大孫入見 上語
以虜破之故皇大孫叩首稱賀 上曰此虜尙未遠
夜中尤須愼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大孫對
曰 陛下督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旣敗
走假息無所寍敢反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
上然之

成祖制神機銃砲極其精利常遣將卷甲趨敵所
向皆克神銃之力居多近薊遼更製大神銃及滅
虜大砲一發七八百步遠
以後車可爲陣前神器

親征虜寇阿魯台

二十年三月邊將奏虜寇阿魯台犯興和先是阿魯台爲瓦剌馬哈木等所敗窮蹙日甚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驁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使詔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皆爲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 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遣其子來朝數年畜牧益蕃生聚益富而兇悖之心復萌其朝貢之使旣歸往往就途劫掠 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有拘

留之不以禮待者其部屬屢為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悛王是大寇與和 親征之意遂決

虜寇與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赶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阿魯台窮蹙歸順幸封為和寧王數年業富之後寇我邊鄙乃決議 親征始寒胡胆足為邊疆邪戎永鑒但虜寇叛服靡常

祖宗亦剿撫無定發育肅殺天地何心哉

召諸將論用兵之法

是年五月　車駕發西涼亭次閔安下分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

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成祖與諸將論用兵首以智謀多算爲訓至如嚴肅部伍撫恤士卒協和同列則左右前後如指臂相使矣且結陣外長圍次砲機次騎卒次步卒大營居中儼然一辰極也大都營守則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營戰則步卒居外騎卒居內不可不辨

大軍直搗虜穴

是年六月　車駕次威遠州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胆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虜攻萬全　車駕識其爲詐謀乃勒大軍北行直搗巢穴令胡喪胆奔北

旋師剿虜黨兀良哈

七月夜　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諸將請分兵進擊遂簡步騎二萬分

五道以行且援之方畧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首受命　上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庚午　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　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藉餘衆散走

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乃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

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阿魯台北遁虜師即剪兀良哈以紀首陽虜陰道
罪不容誅耳近日三衛實爲北虜羽翼倘乘隙一
與同罪之師則奉揚我
祖宗之明威也

論不窮追阿魯台命班師

二十一年七月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興和朕率師擣其巢穴
復東剿其黨兀良哈之衆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既得
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先駐塞外以待之
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勢而擊之破
之必矣諸將皆曰善是日命柳升陳英將中軍鄭亨

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軍陳懋等將前鋒
先馳攻之八月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
師楊榮　扈從甲寅　車駕發宣府次沙嶺　賜諸
將內廐馬庚申　車駕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爪等
物者命倍時值酬之二十二年六月　車駕次翠雲
屯　召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
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華虜所
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
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成祖三犁虜庭羸為阿魯台背負　圖恩亟欲問討以伸其撻伐之威耳顧虜倏來倏往勞我眾

乃遂命班師

明德遠矣

棊子兒兵

仁廟在東宮時觀棋詩云二國爭强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運神機主進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著功成見太平以近時各邊用兵專用馬兵間亦用砲若步卒車戰則全未有用者何耶予不知兵請觀諸棊且大同地方有平川者有險崎者獨不可兼馬

步車通用乎

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

宣德二年九月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朕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南劉張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　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

先彼得其險巳非我利況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人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一代創業之主必先有羣雄兼并助我者周分裂于六國至秦始混一所以助有漢也漢分裂于六朝至隋始混一所以助有唐也唐分裂于五代至周始混一所以助有宋也宋分裂于遼金至元始混一所以助我 皇明也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使國勢日強不至陵夷保基守業之道何以加此

車駕擒斬酋渠召用金忠把台攻虜

三年九月　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授死耳遂　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勝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卑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二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

進遂決策　親征乙卯　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啣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為邊戍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　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

言於　上曰虜異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有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寍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嚞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金忠把台獲虜寇數十人牛馬數有賞賜百差　命諸將畢至班師

宣宗爲皇孫從征習知戰事畢騎建虜千古希聞喜峯口路險且隘先用兵三千出其不意攻之足

破虜廼夫兵在精與和不在多和之二字尤爲獨見尋遣金忠把台逐虜不疑謀得兵和之力

成祖慣用神機砲　宣宗飛矢火砲齊發良得勝算至虜雖譎降尤籌斬其酋渠兀良哈等足稱神武然遣用金忠把台不疑有漢宣帝唐太宗信任日磾阿史那之意所以成功甚著

北虜各支宗派

住房三間義汗家達子宗派

初代哈喇哈處那言生　二代哈利巴那見生

三代卜兒戸吉囊生　四代答言罕生

五代哈不害罕生　六代卜着罕生

七代來宋汗生三子

八代長子土蠻罕生一子　九代不燕台吉

八代次子綱的斧莊兎台吉

八代三子委正台吉

所管部落充失探官兒

打來那言生二子　長子打兒汗那言生

禿兇台吉兄弟三人　次子委正那言

我力命那言生二子　長子不一罵台吉

次子哈喇處台吉

虎刺哈氣台吉生二子　長子那木大黄台吉

歹子速不害台吉

所管部落大火兒慎官兒

老撒汗

所管部落哈喇哈官兒兄弟七人

兄委正台吉　弟得克頼台吉兄弟六人

所管部落火兒慎官兒兄弟二人

兄那審台吉　弟他兒你台吉

所管部落哈喇扯令官兒兄弟二人

兄委正小厮台吉　弟者木利台吉

順義王達子宗派

初代賽那浪罕生六子

二代長子吉囊任地名黃河套故生一子

三代委兀慎打兒汗台吉

二代次子順義王俺答住地名豐州城生六子

三代長子黃台吉生一十四子

四代長子扯力克台吉四代次子五路把都台吉

四代三子拱克爛青把都

四代四子速麥兒台吉生

五代二子不知名　四代五子賽奈台吉
四代六子我角台吉　四代七子掣兎台吉
四代八子咍兒兎台吉四代九子土兒咍兎台吉
四代十子討兒卜兎台吉
四代十一子打一汗台吉
四代十二子明愛台吉生
五代四子不知名　四代十三子哈木台吉生
五代三子不知名　四代十四子台失台吉生
五代二子不知名

三代次子擺腰台吉生一子

四代擺腰把都台吉生

五代速木兒台吉兄弟四人

三代三子丙兔大臣台吉生

四代江克台吉兄弟三人

三代四子野力鄧台吉生

四代長子卜兒哈度台吉

四代次子姐姐台吉兄弟五人

三代五子打喇台吉生

四代打喇哈不害台吉兄弟三人

三代六子倘忽台吉生　四代大臣吉台吉

二代三子兀慎一克打兒汗那言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生一子　三代河兒汗那言

二代四子老把都住獨石後三間房生五子

三代長子委正哈害台吉已故生三子

四代長子白洪大　四代次子都賴

四代三子赤汗哈不瘄

三代次子青把都生　四代影克台吉兄弟七人

三代三子哈不愼台吉

三代四子滿五素台吉

三代五子滿五大

二代五子那林台吉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大

生四子

三代長子獨臈台吉已故生

四代獨柰台吉兒弟三人

三代次子打兒汗把都兒台吉

三代三子打兒大台吉

三代四子狠台吉

二代六子我托那言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兒

太生三子　　　　三代長子大臣台吉生

四代影克台吉兄弟三人

三代次子合落氣台吉

三代三子獨鵬兒台吉生一子

四代把都戸台吉

所管部落一克委兀慎官兒

不可台吉生一子　　攬力兎台吉生四子

長子矮木蓋台吉　次子哈安合吉
三子敖八台吉　四子孛兒汗度台吉
所管部落打喇名安官兒
抹藍台吉生五子　長子把都兒台吉
次子所的蓋台吉　三子丙兔台吉
四子銀定台吉　五子赤慎把都兒台吉
禰餘衛夷酋宗派
初代斬斤生　二代小四生二子
三代長子把當亥生　四代脫磕　廣東搆　赤搆

三代次子額兒的泥生二子

四代長子伯得捏　四代次子隹卜賴俱順東者兒得

初代孛愛生三子　二代長子往四兒生二子

三代長子擺言大　三代次子果各寨

二代次子撒巾生二子

三代長子石堵揹　三代次子卜兒炭

二代三子錦只卜阿生

三代主兒者阿俱順東巳故兀班妻

泰寧衛夷酋宗派

初代滿滿生三子　二代長子勺木生三子

三代長子卜言　三代次子卜兒愛

三代三子土力　俱隨兀班妻

二代次子孛羅兀生三子

三代長子土魯孛兒戶

三代次子土累　三代三子猛官大　俱隨東妙花

二代三子卜哈　隨兀班妻

初代孛來漢生三子　二代長子八把亥　故絕

二代次子把當亥生　三代莽巾

二代三子克色孛羅生　三代土累 俱順炒花

初代把兒孫生三子　二代長子孛隻郎中 故絶

二代次子亦把賴生　三代朶卜

二代三子火勺賴生　三代搜四 俱順炒花

朶顔衛大一千夷酋宗派

初代花當生五子　二代長子革蘭台生八子

三代長子影克生　四代專難 順西逞把都兒

三代次子董狐狸 順逞把都兒

三代三子猛古赤生　四代兀六伯戸卜亥 順撒剌阿

三代四子猛古大 順酉俺答

三代五子兀魯思罕 順盼卜臣

三代六子鵝毛兎 順安灘

三代七子章兎 順莽官兒大

三代八子阿只孛羅 順莽谷度

二代次子把兒孫生四子

三代長子伯革生四子

四代長子土累 順東兀把賽

四代次子韮惠生二子

五代長子虎覇　五代次子讉急賽 俱順兀把

四代三子伯勒孛羅生

五代打把艾 順北卜言谷　四代四子卜兒艾 順卜言谷

三代次子孛來生三子

四代長子伯戶生三子

五代長子卜胡力　五代次子阿只戶

五代三子我本大 俱順東土蠻

四代次子莽惠生三子

五代長子拱兎　五代次子壯兎

五代三子伯桑兀　　四代三子魁猛可
二代三子虎大生五子
四代長子伯言孛羅　　四代次子苦六谷
四代三子打把阿　　四代四子把只賴
四代五子襖只兀 俱庶黑石炭
三代四子惡登 庶土蠻弟委正
二代三子把班生三子
三代長子花大生　　四代土力赤
三代次子孛羅生　　四代奔忽

三代三子孛兒敗　俱順東速把亥

二代四子叟四根生二子

三代長子把兒都生　四代我羅出　順東勺哈

三代次子伯言哈常生二子

四代長子哈剌額卜根

四代次子哈卜寨生　五代我本大　俱順東塔摘

二代五子打哈生二子

三代長子佟孛來生　四代果羅會　順黑石崖

三代次子阿兒札生　四代莽惠　順北煖兎

小一千戶會宗派

初代脫脫生四子

二代長子把速

二代次子邪孛羅

二代三子那言孛羅

二代四子兀捏奎 俱順北速把亥

初代哈哈赤生三子

二代長子襖兀大生

三代土魯赤 順土蠻

二代次子把大生二子

三代長子忽禿罕

三代次子忽禿敗 俱順卜言兀

二代三子伯四漢生二子

三代長子脫脫

三代次子孛羅大 俱順北妙忽兒

東胡東酋號名哈兒宗派

初代魁猛可生二子

二代長子孛只答兒生五子

三代長子撦赤揹生二子

四代長子占赤　　四代次子石剌臣

三代次子言大　　三代三子都督

三代四子那木大　　三代五子兀把賽

二代次子那木答兒生

三代者兒得

初代虎喇哈赤生五子

二代長子兀把賽生三子

三代長子伯言大兒

三代次子荒吉

三代三子卜愛

二代次子速把亥生三子

三代長子卜言兒

三代次子卜言把都兒

三代三子卜言谷

二代三子兀班生二子

三代長子焌兒

三代次子伯牙兒

二代四子答補生五子

三代長子老撒

三代三子卜兒艾

三代三子爾只革　三代四子卜兒漢兀

三代五子額參得兒　二代五子炒哈

北胡夷酋號名乂罕兒宗派

初代孛只罕生三子　二代長子打來孫生四子

三代長子土蠻生六子

四代長子卜言台住　四代次子宰桑兀兒

四代三子伯言戸兒　四代四子把哈委正

四代五子額參　四代六子先銀

三代次子委正　三代三子煖兎

三代四子壯兔　　二代次子黑石炭生二子

三代長子土妹　　三代次子擔鎮

二代三子大委正

初代魁麻生三子　　二代長子卜言兀生二子

三代長子額參　　三代次子委正

二代次子把都兒　　二代三子土章生

三代歹清

初代黟塔心生三子　　二代長子那木大

二代次子抄忽兒　　二代三子額參

初代五路生七子　　二代長子捨勞害等

二代次子把敗　　二代三子呈吉兒

二代四子歹清　　二代五子花台吉

二代六子炒花　　二代七子宰桑谷

西胡夷酋號名哈喇臣宗派

初代綑堵哈生六子　　二代長子黃把都兒生

三代白混大　　二代次子青把都兒

二代三子莽忽塞　　二代四子莾忽大

二代五子哈不侵　　二代六子撒喇阿卜